

不相称的婚姻

〔苏〕尼·楚柯夫斯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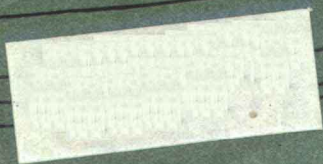
尚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相称的婚姻

〔苏〕尼·楚柯夫斯基 著 尚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罗以民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插图 鄢继德

译自НИКОЛАЙ КОРНЕВИЧ ЧУКОВСКИЙ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2
М., «Худож. лит.», 1979.

不相称的婚姻

〔苏〕尼·楚科夫斯基著 尚劭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83,000 印数00,001—64,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27

定价: 0.42 元

前 言

尼古拉·科尔涅耶维奇·楚科夫斯基(1904—1965)是苏联当代的一位知名作家和翻译家。

他出生于文人家庭。父亲科尔涅·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是苏联老一辈的作家、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曾获列宁文学奖金，他以广博的学识、卓越的见解、优美的文笔在苏联文艺界享有盛名。尼古拉·楚科夫斯基受家庭的熏陶，很早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海军的航空兵部队中编辑报纸，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战后定居莫斯科，从事文艺创作。

他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波罗的海的天空》(曾摄成电影，并已译成中文)，中篇小说《瓦丽娅》、《不相称的婚姻》，短篇小说《生命的女儿》、《早晨》、《草莓花开》等。

楚科夫斯基的创作特点是善于写平凡人物的英

雄气质。他的短篇小说《生命的女儿》写于1943—1963年，被苏联文艺评论界誉为他的杰作。故事发生于卫国战争时期的列宁格勒。小说的主角阿霞是一个十四五岁的普普通通的姑娘。当时列宁格勒被敌人四面包围，人们因饥寒交迫大批死去。阿霞以她无邪的欢乐、坚定的信念和坚忍的毅力激励周围的人们，唤起他们生的意志。她虽然同别人一样每两天只吃一小片面包，却成天帮助他人劈柴、提水、生炉子。她那披着白头巾的挺拔秀丽的身影，轻盈飘忽地出没于大楼各层之间，向恐怖的死亡挑战。她给人们带来温暖的力量，使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人们重新站立起来。在《最后一次谈话》中，楚科夫斯基塑造了另一位妇女的形象。在战争时期，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名受伤的苏军军官，患难中产生了爱情，但不久军官伤发死去。以后她饱尝了生活的辛酸：她和一个摄影师结了婚，但丈夫蒙受冤屈失去了工作，以后又被捕入狱，而她自己也受到株连一度失业。她苦苦地等待着。丈夫获释后，女儿又不幸病死，等她赶去和丈夫相会，可丈夫身边已有了另一个女人。然而，任何艰难困苦和打击都没有冲淡她对生活的热爱，对别人的深切同情。她象大地，只给予人，而无所取于人。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谁都不需要我，我会觉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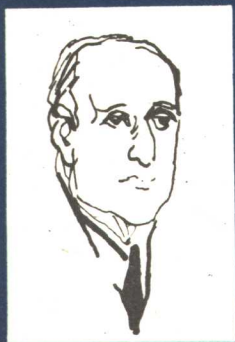
难生活下去的。”楚科夫斯基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并没有用浓重的色彩来渲染，而是用朴素无华的笔调，淡淡写来，因此特别真切动人。

楚科夫斯基晚年的作品常常以爱情为题材，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不相称的婚姻》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一个知识妇女的爱情故事。二十九岁的图书馆主任维拉在大学时代就结过婚，可那是一次很不美满的婚姻，丈夫不久又爱上了别人。离婚后，她自以为心如死灰，不会再受爱情的干扰了。这时她遇到了一个复员军人。她帮他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大学。在接触当中，慢慢产生了爱情。可这又是一次不相称的婚姻。起码，她比他就要大四岁，周围的人也看法各异。维拉是个生活态度十分严谨的人，她陷入了矛盾之中。小说刻划的就是这一女性心理微妙的变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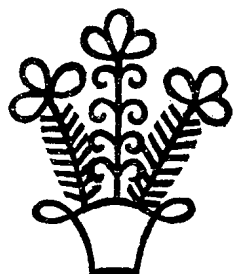
这三个中、短篇小说根据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尼古拉·楚科夫斯基选集》第二卷译出。

译 者

1982年10月



尼古拉·科尔涅耶维奇·楚科夫斯基(1904—1965)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193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艺术史学院。他的作品往往歌颂普通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尤其擅长于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荣誉》、《波罗的海的天空》等。



目 次

不相称的婚姻	{ 1 }
--------	-------

生命的女儿	{ 89 }
-------	--------

最后一次谈话	{ 137 }
--------	---------



不相称的婚姻

1



周围的人对爱情谈得实在太多了，这使维拉·彼得罗夫娜感到生气。

第四服装厂的图书馆不大，它设在一座旧木板房里。房子的三个窗户向着街道，门廊上还雕刻着花纹。

街道上沿着人行道长着一排杨树，树干倾斜着，枝头都已绽出毛茸茸的嫩芽，好象笼罩在一片绿色的烟雾之中。街道对面是一长排两层楼的砖头厂房，占了整个街区。白天里，厂房是一片灰暗色，但到黄昏，荧光灯透过一排宽大的正方形窗户放出耀眼的苍白的灯光，照亮了整个街道。穿着花花绿绿

的女工们成群结队地涌出厂门，来到图书馆。

女工们在这里阅读许多书，维拉·彼得罗夫娜为此感到自豪。她主持图书馆工作才三个月，而在这期间读者卡片几乎增加了一倍。维拉·彼得罗夫娜认为这多多少少是由于她把帮助自学的人作为图书馆工作方针的结果。很多女工都在读夜校了，不少人准备考技校，有的甚至准备进高等学校，还有几个人已经在读函授大学。维拉·彼得罗夫娜觉得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帮助他们这些人学习。这是她给图书馆带来的一项新措施，她竭力使这项新的措施成为图书馆的一项基本工作。她注意每个在学习的女工，与她交谈，了解她需要什么，为她选择参考资料，出主意，提建议，鼓励她，甚至帮助她解习题。凡是遇到好学的女工，她总是亲自接待，但一碰到哪位姑娘对她说：“给我随便借本什么关于爱情的书吧，”她便会把人家支给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去管。

维拉·彼得罗夫娜的助手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是个年近三十的胖姑娘，面颊红润，有一双善良的蔚蓝色的眼睛。在图书馆读者少的时候，她总是坐在圈椅里自己看书。凡是描写爱情、离婚和变心之类的书，她都读遍了。一当捧起书本，她便全副身心都沉浸到书中，别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她的脸上

常常泛起红晕。有时看着，看着，突然高声叫喊起来：“哎哟，他大概要把她抛弃了！”或者：“我真要把这个当爸爸的给宰了，干嘛不让他们好呢！”当维拉·彼得罗夫娜用客气而果断的声调喊住她时，她常常如梦初醒，一时弄不清，究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会给想读爱情书籍的女工报出几十本书的名称来，这里面有旧小说，有篇小说，有翻译的，也有苏维埃时代的。她总是用几句极为精彩的话给每本书做介绍，如这里是讲破裂的，那里是讲变心的，这本讲的是两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是有钱的爸爸妈妈从中阻拦等等。每当女工读完后到图书馆还书时，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就会和她热烈地讨论起书的内容来，两个人重新回忆起不幸的女主人公所遭受的痛苦。他们谈论书中的人物就象真有其人似的。她们从谈论小说，转而谈论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工厂里常常会碰到象书本上描写的那些情节，尽管书上叙述的是公爵和伯爵夫人们的风流韵事。说真的，一座有几百个女工的工厂里，什么样的爱情故事不会发生呢！她们议论完了书上的内容，接着又议论起厂里的一件件新闻，谁刚结婚啦，谁离婚啦，谁生孩子啦，谁爱上谁啦，结果会怎样呀！谈论中，赛拉菲玛·

巴甫罗夫娜总是维护爱情、公正和坚贞，对那些变心负义的人表示愤慨，特别是最恨那些拆散别人姻缘的女人。

每当谈论这些时，维拉·彼得罗夫娜就板起面孔，眉毛之间那道竖的皱纹也愈加明显了。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编起新的书目来。维拉·彼得罗夫娜接受工作时，图书馆是个乱摊子。原来的图书目录编制得不科学，有许多书根本就没有列入目录，散乱地堆放在房子角落里。维拉·彼得罗夫娜的办公室实际上不是什么房间，而是用放满图书的书架从藏书室里隔出来的一个角落。维拉·彼得罗夫娜坐在桌旁仍能听见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在对爱情大发议论。

除了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之外，维拉·彼得罗夫娜在图书馆的另一个助手是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她一面听着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对爱情的议论，一面带着鄙薄的口气说：

“她懂什么爱情！要知道这辈子还没哪个人吻过她呢！”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比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和维拉·彼得罗夫娜年龄都大得多，今年四十一岁，从脸上看她显得老一些。她尖尖的大鼻子，瘦长的脸呈泥土色，脸部皮肤松弛，向下垂着，就象挂着一个一个小口袋。

“我的面孔已经不象样了，”她在外室的镜子面前走过时这样叹息着。

她对自己的面孔早已失望，但却为自己的身材而感到骄傲。她细高挑的个儿，腰杆笔挺，好象背脊里插着一根拖把柄似的。她常常得意地告诉别人，有一次在路上，一个走在她身后的人喊她：

“姑娘！”

午休时间，她不和大家一起到食堂去，只吃两片薄薄的夹着火腿的面包。她十分爱惜自己的腰肢，最讨厌那个没有身段的胖女人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了。

“真不得了，她吃了多少呀！”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提高嗓门说，“读了吃，吃了读，难怪她这样发酵般地胖起来！”

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的确很爱吃。午饭她吃两盆汤，两份二道菜，然后又喝茶吃点心。她常常等不到吃午饭就饿了，因此从家里带来白面的大面包。面包垂直地切开，两面涂着厚厚的奶油。她一面看书，一面用胖呼呼的手抓着面包，她那雪白锋利的牙齿不断地把面包一块块地撕下来。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到外室去吸烟，走过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面前，忿忿地说：

“馋嘴巴！加尔加恩休阿^①！”

“加尔加恩休阿”，她说这个词不带一点俄国腔，完全是非常漂亮的法语发音。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并能自由地阅读法文书籍，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维拉·彼得罗夫娜很尊重她的知识，赏识她在图书馆的工作。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熟悉新出版的文学作品，而且能经常对图书馆该进哪些书籍提出正确的意见。每逢什么纪念日、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时，她在车间里举办图书展览，在图书馆里对最流行的读物组织讨论，而且常常在讨论会上做报告。但是，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对于爱情的看法，却比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兴高采烈的谈论更使维拉·彼得罗夫娜感到不快。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不相信爱情，她不相信有什么忠实、幸福和至死不渝的坚贞。当人们在她面前谈起什么感人的，或者纯洁真挚的爱情时，她总是带着瞧不起人的眼光皱着眉头冷笑。在谈到她自己时，她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女人，什么都经历过，并且深信她所经历的一切实际

①加尔加恩休阿，即法国作家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卡冈都亚”，食量惊人，他出生后，每天要喝一万七千九百十三头母牛的奶。

上都是别人对她的忘恩负义。因此她认为不要希望爱情会带来什么美好的东西，而是要抓住时机，及时行乐，因为生命是短暂的。她常常在谈话中向人家暗示自己曾有过多次的恋爱和曲折的遭遇——当然，她的话是说得含蓄而又十分巧妙的。譬如，下班以后，当她马上要离开图书馆时，她就会说：

“总不能叫男人等啊！”

如果下班以后，她在图书馆稍微耽搁一会，那么她会说出完全相反的话来：

“不要紧，还是让男人等一等的好！”

尽管她认为自己的面孔已经不象样了，但仍竭力设法打扮自己。为了掩饰头上的几茎白发，她常常把本来还是乌黑的头发染了又染，她把双唇涂得特别鲜红，使两颊显得比原来白净。她从来不用水洗脸，因为水会使皮肤干燥，然而她脸上却总搽着各种各样的雪花膏。这些雪花膏是她根据秘方自己配制的，有些女工还悄悄地向她打听这秘方呢！她把这些事称做“做面孔”。

“我做面孔需要整整一个小时，”她坦白地说。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委婉地暗示自己是个情场老手，把老实巴交的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唬住了。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是个别人对她讲什么

就相信什么的人，她丝毫不怀疑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所讲的一切，可是维拉·彼得罗夫娜却不是这样。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那张涂脂抹粉的土色的脸上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这双眼睛是深棕色的，在光线昏暗时几乎变成乌黑。从这双聪明而又忧郁的眼睛里，维拉·彼得罗夫娜觉察到一种女性坎坷的遭遇和孤独。

维拉·彼得罗夫娜手下还有一个下属克拉芙基雅·伊万诺夫娜，她是清洁工，又是看门人，将近五十岁了，虽然已经发福，但身子倒挺结实，每个星期都给图书馆拖一次地板。她以能在图书馆而不是在别的什么部门工作而感到骄傲。虽然她从来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很尊重书籍。她因为和赛拉菲玛·巴甫罗夫娜、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特别是维拉·彼得罗夫娜这样一些有学问的女人一起工作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当她们开始谈论图书或学术性的问题时，克拉芙基雅·伊万诺夫娜便不再作声，脸上露出了一种庄严的表情。虽然克拉芙基雅·伊万诺夫娜尊敬自己的同事，因他们而感到骄傲，但按照一种女人的特殊的想法，她仍然觉得自己要比她们高级一些。她是她们中唯一有丈夫的人。

克拉芙基雅·伊万诺夫娜的丈夫在这个工厂工作，是个锅炉工。冬天他蹲在锅炉房，守着锅炉。

到了春天，就可以经常在工厂大门口看见他。通过图书馆的气窗经常可以听到他对着倒车进厂的卡车不停地叫喊的声音：

“向左一点！向右一点！好！好！”

每当图书馆里有什么粗重活儿要做，象搬移笨重的东西，把从活页上掉下来的门扇重新挂好，把陷下去的地板替换下来，还有那些开不了的抽斗要拉开，水龙头要修理等，克拉芙基雅·伊万诺夫娜就把丈夫叫来。他来了，——他身体粗壮，已经开始秃顶，身上散发出一股烟草和锅炉房的气味，褐色的头颈上布满方格形的皱纹，善良的脸上总是带着羞怯的表情。他在图书馆小心翼翼，悄悄地绕过桌子角，轻声说话，踮起脚来走路，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客气，对维拉·彼得罗夫娜特别恭敬小心。在妻子面前也是小心翼翼。克拉芙基雅·伊万诺夫娜喜欢当着大家对他发号施令，让别人看到，他是怎样地听她使唤：费道尔，到这里来；费道尔，轻一点；费道尔，把脚擦擦干净；费道尔，把扫帚递过来！他习惯地服从妻子的使唤。但他和维拉·彼得罗夫娜谈论天气、供暖系统、屋顶漏雨、怎样烧煤粉、怎样装玻璃这类事情时，可以看出，克拉芙基雅·伊万诺夫娜完全承认他的智慧要比她自己胜一筹。她听着，一声不响地站在他的身后，她脸上常